

皇家讀本：明代內府批讀典籍考論^{*}

介志尹^{**}

提 要

本文標立「明內府批讀本」此一版本類型，指明代內府文臣施加句讀、圈發及批語的前代典籍。這批明內府批讀本是提供給皇子皇孫閱讀的「皇家讀本」。清內閣大庫舊藏的宋元版書籍中，常見以朱色圓圈戳印句讀、天頭墨筆批語的本子，過往未有學者正確指出其來源。本文以《歐陽文忠公集》為典型案例，以書中批讀記號及史料、收藏源流的佐證，論證該書現存 14 部宋刊本及 1 部明內府抄本，均屬於明內府批讀本。

文中歸納四項鑑定要素：摘要式批語、朱圈印句讀、有一定格式與規模以及出於清宮舊藏，並以源出清內閣大庫更有證據力。初步考定現存 16 種 27 部明內府批讀的典籍，其中多數為宋元版，兼及前代典籍的明內府抄本。文末檢討鑑定方法的可行性與限制，並闡釋「皇家讀本」的書籍史意義。

關鍵詞：明內府、清內閣大庫、書籍史、宋元版、《歐陽文忠公集》。

* 收稿日期：2023 年 12 月 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 年 6 月 28 日

本文初稿，曾於 2022 年 11 月 6 日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學平台合辦之「理論與實踐：古典與現代文本的文獻學觀照博士生學術論壇」發表。期間查閱資料，承蒙國立故宮博物院曾紀剛助理研究員、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閱覽室諸位老師、上海圖書館古籍部陳雷主任、郭立暄研究員、沈從文研究員，惠予方便，敬致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清內閣大庫藏書爲近代以來新見善本之淵藪，儘管多爲殘本，但其中宋元版書籍極多，是以學者研究古代典籍版本，每有涉及。¹內閣大庫藏書於清末開始流入私家，仍存公家部分，逐步轉移至公立圖書館，最終彙至國立北平圖書館。北平圖書館此批藏書部分隨國民政府運至臺灣，今歸國立故宮博物院；另一部分仍存北京，今歸中國國家圖書館。²現存清內閣大庫書中，曾經前人句讀、批點者並不鮮見，但往往缺乏題識、藏印，無從坐實批者身分，至多僅能約略猜想可能的時代。例如現藏江西省圖書館的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善本書號：240176）有前人手批，傅增湘（1872-1949）因書中有元代官印，「疑爲元人手筆」，館方則著錄爲佚名批。³又如上海圖書館藏宋蜀刊本《春秋經傳集解》（善本書號：線善758489），陳先行認爲「書中朱筆圈點當是宋人所爲」，但未有實據。⁴

清內閣大庫舊藏經前人句讀、批點之書，其中有形制相同，且可以與明代內府相聯繫者。明代內府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書籍流通機構，不僅收藏大量書籍，也製作了數量可觀的刊本與抄本。明內府刊本與抄本，以其開本闊大、版式疏朗聞名於世，明內府抄本使用朱色版框，在傳世古籍中尤爲突出，其最著者爲明嘉靖抄本《永樂大典》。⁵明內府製作的抄本與刊本，尚有一項重要特徵，即附有小圓圈樣式的句讀、圈發。本文將揭示明內府也曾在收藏的宋元版書籍上施加句讀、圈發與批語，並同時製作相同形制的抄本。這些「副文本」與主要文本共同構成了一系列的「皇家讀本」。

明內府在宋元版與明內府抄本上附加句讀與圈發，通常使用朱色的圓圈戳印，本文稱之爲「朱圈印」。明清內府有大量點讀書籍的需求，爲了省時省力與統一形

1 最近林振岳對清內閣大庫藏書有詳實完整之研究，請參林振岳，《內閣大庫藏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2 少部分流入其他機構，此不贅。清內閣大庫藏書源流，參盧雪燕，〈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清內閣大庫藏書探源〉，《版本目錄學研究》，5輯（2014.6），頁647-734；林振岳，《內閣大庫藏書研究》，頁245-324。

3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960；江西省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委員會編，《江西省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頁184。

4 陳先行，《古籍善本（修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頁77。

5 明內府刊本的鑑定特徵，參馬學良，《明代內府刻書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131-198。明內府寫本的鑑定特徵，參盧雪燕，〈朱欄玉楮——故宮典藏非宗教類明代內府寫本書籍〉，《故宮文物月刊》，476期（2022.11），頁100-109。

制，經常使用朱圈印，而非使用毛筆逐句圈劃。相較於毛筆施加的句讀，朱圈印的形狀與尺寸穩定，人手所畫的圓圈則大小形狀各異。而明、清兩代內府所製的朱圈印尚易區別，明內府朱圈印多數較小，筆者親自量測過十餘部，直徑均在 0.2-0.3 公分之間，茲以故宮藏明內府朱絲欄寫本《選詩補註》（圖 1，故善 003547-003549）為例；清內府朱圈印稍大，以故宮藏清內府朱絲欄寫原輯本《大清國史宗室列傳》（圖 2，故殿 000431-000435）為例，直徑為 0.5 公分。具備明內府所施句讀、圈發，又於天頭附有批語的書籍，本文稱之為「明內府批讀本」；僅有句讀、圈發而無批者，則稱為「明內府句讀本」。⁶ 為便於稱呼，本文標題以「批讀」統攝兩種類型。

明內府批讀的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存數甚多，並有同式的明內府抄本存世，是一個絕佳的案例。第二節首先論證《歐陽文忠公集》的批讀痕跡出於明內府，詳細描述明內府批語的形制與目的，並以此重建《歐陽文忠公集》從明內府至今的書籍流通過程。以《歐陽文忠公集》為典型，第三節歸納出四項鑑定明內府批讀本的要素，依此初步篩選出 16 種 27 部曾經明內府批讀的書籍。本文最後，再根據新增的案例討論鑑定方法的可行性與限制，並闡釋「明內府批讀本」的書籍史意義。

二、明內府批讀本《歐陽文忠公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永樂間（1403-1424）內府朱絲欄精寫本《歐陽文忠公集》153 卷、附錄 5 卷（故善 003474-003533），60 冊。⁷ 紙幅高 39.9 公分，寬 23.9 公分。版框高 26.1 公分，寬 15.9 公分。開本闊大，版框朱色刷印，又有青絹書衣、黃絹題簽、遇「棣」字覆黃及明代館閣體字體抄寫等特徵（圖 3），確係明內府抄本。

6 明嘉靖抄本《永樂大典》各冊末頁題銜，其中「圈點監生」的「圈點」，指以朱圈印施加句讀與圈發。但本文不使用這個稱呼，因其與現今通用的意義不同，易致混淆。現今通用的「圈點」一詞，來源於文章評點，指在文字旁以畫圈或加點的方式，標示重點詞句。

7 此書全文數位影像，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與圖檢索系統 <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檢索日期：2024 年 7 月 25 日）。下文述及故宮藏本有數位影像，均出自此系統，不另出註。此本的抄寫時間、文本源流與文獻價值，參介志尹，〈歐陽脩文集宋代版本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頁 76-81。

此本正文有朱圈印標示句讀、發聲，天頭有墨筆批語。朱圈印句讀、圈發係全書皆有，天頭批語同樣數量龐大，但如詩、賦等文體則無批語。批語內容一律是總結段落大意，與常見的技法評點、心得記錄相去甚遠，可見並非個人閱讀的記錄，而是爲了方便讀者閱覽所做的摘要。本文稱之爲「摘要式批語」。茲以歐陽脩（1007-1072）爲人傳誦的文章爲例，輯錄批語如表一。

表一 明內府抄本《歐陽文忠公集》批語輯錄

卷第、篇名、段落	批語
卷 39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句	敘其智勇及忠義之節。
又「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句	言史之所紀不如家傳之詳。
又「公之攻德勝也」句	言其用兵出奇，而歎當時之無其人。
又「又得公畫像而拜焉」句	言得其畫像，而致希慕之意。
卷 39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句	此言所以作亭之由。
又「滁於五代干戈之際」句	此言太祖平滁，及滁人安於太平之久。
又「脩之來此」句	此言已官於滁，而得與斯民同其樂。
卷 39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句	此敘山水之勝，及名亭之意。
又「若夫日出而林霏開」句	此言山間之景，而已與滁人宴遊之樂。

表一所選三篇文章均爲歐陽脩千古名篇，全篇卻僅有上述幾條批語，撮述各段要旨，顯然批者意不在鑑賞。

歷代古文選本偶有「摘要式批語」，但筆者檢閱明永樂以前收錄歐陽脩文章的重要選本，如《古文關鍵》、《崇古文訣》、《續文章正宗》、《古文集成》等書，均未見相同的批語。何況此抄本批讀的範圍幾近全書，與選本僅選錄部分篇章相去甚遠，當爲空前之舉。批語的另一個形式特徵爲楷書繕寫，如此精緻的讀本，一般讀書人不可能擁有；這些「摘要式批語」的內容淺顯，飽富學問的大臣也不需要。本書既是明內府精寫本，目標讀者只能是明朝皇室成員，故可稱之爲「皇家讀本」。

批讀「皇家讀本」者，當爲與內府、皇室關係親近的文學侍從之臣。明永樂年間翰林院修撰陳循（1385-1462）的年譜記載：

是年（永樂十六年，1418），中貴陳昂送下《史記》、胡三省註《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各十部於內直廬，曰：「令旨命修撰陳循、贊善陳濟、

編修林誌分點句讀，遇切要難知處，批抹其上，庶俾觀者易曉」。逾年始克完進。⁸

太子朱高熾（明仁宗，1378-1425，1424-1425 在位）⁹所發「令旨」，命令陳循等人針對重要段落及難讀文句進行批抹，與《歐陽文忠公集》的摘要式批語略有不同。「批」即批語，與「句讀」皆見於明內府抄本《歐陽文忠公集》。「抹」為文字旁劃線，則未見《歐陽文忠公集》。從此條記載可知永樂年間前後，命文臣批讀內府收藏或製作之書，並非孤例。而負責批讀典籍之文臣，包括翰林院（修撰、編修）及東宮侍臣（贊善）。

事實上，明內府批讀的《歐陽文忠公集》不僅這一部抄本，尚有多部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現存共有 23 部宋刊本，均為殘本，其中 14 部與明內府抄本《歐陽文忠公集》的批語、句讀，內容與樣式基本一致，可證同出一源，均係明內府批讀本。根據董岑仕的研究，此 14 部明內府批讀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實分屬三種版次，¹⁰ 各自存卷見表二。

需要注意的是，董岑仕將相同藏所各本，以版次甲、乙、丙等依序稱呼，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慶元二年周必大吉州刊本（善本書號：A01028），該文稱為「國圖甲三本」，表二改以存卷稱為「中國國圖四十卷本」。另外，表二將「江西省圖本」一部分為三帙，故共計 16 本。此因「江西省圖本」原由三種宋刊本配補而成，¹¹ 茲既將三種版本分列，「江西省圖本」亦當將其三版存卷，各自歸於原版本項下。

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之明內府批讀，至今尚無學者正確指出其來源。¹² 茲舉一例：卷 43 頁 1 為〈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的前半部分，明內府抄本（圖 4）與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吉州刊本（圖 5）、宋開禧嘉定間周綸吉州刊本、宋嘉定間歐陽伋饒州刊本（圖 6）的批語、句讀完全一致。¹³ 三種宋刊本的朱筆橫線分段亦

8 （明）王翔，《芳洲先生年譜》，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陳以躍刊本影印），集部冊 31，頁 319。

9 本文將太子時期（1404-1424）的明仁宗稱為「太子朱高熾」，即位以後稱「明仁宗」。

10 董岑仕，〈周必大編《歐陽文忠公集》宋刻三版考〉，《文獻》，2022 年 6 期，頁 54-84。

11 介志尹，〈歐陽脩文集宋代版本研究〉，頁 59-61。

12 現多著錄為佚名批，如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中國嘉德'95 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北京：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1995），第 462 號；《江西省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頁 184。

13 明內府抄本本葉多出一則批語，係因行款為 10 行 21 字，宋刊本則為 10 行 16 字，故明內府抄

同：批語「此眾人之所難」，對應開篇至「此眾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批語「此君子之所難」，對應「生于高門」至「此雖君子猶或難之」；批語「此聖賢之所難」，對應「學行足以立身」至「此誠可謂難也已」。凡此都顯示出《歐陽文忠公集》的宋刊本及明內府抄本，經過統一的批讀。

表二 明內府批讀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存卷表

	慶元二年周必大吉州刊本	各本存卷
1	中國國圖四十卷本 (A01028)	年譜、總目、4~7、55~61、66~67、72~73、87~89、112~117、120~124、146、148~153
2	中國國圖二十九卷本 (19604)	1~3、19~25、37~39、43~50、76~79、92~93、110~111
3	江西省圖本 (240176)	14~15、17~18
4	2000 年中國書店春拍本	40~42 (?) ¹⁴
5	中國國圖五卷本 (02392)	52~54、96~97、119
6	國圖一卷本 (10103)	96
7	北京大學本 (8866)	134~135、137
	開禧嘉定間周綸吉州刊本	各本存卷
8	中國國圖七十二卷本 (A01030)	年譜、總目、20~24、46~64、68~75、95~114、117~127、134~137、141~142、144~146
9	江西省圖本 (240176)	3~8、30~34、40~45
10	南圖本 (116862)	97~98
	嘉定間歐陽伋饒州刊本	各本存卷
11	上圖本 (796571)	年譜
12	國圖五卷本 (10102)	居士集目錄、41~44
13	中國國圖七十五卷本 (A00560)	1~2、51~65、71~89、102~118、125~143、附錄 1~3
14	1998 年中國書店春拍本	3~8
15	江西省圖本 (240176)	25~34
16	1995 年嘉德春拍本	119~120 (?) ¹⁵

本能容納更多字數。宋開禧嘉定刊本（江西省圖本）圖版未獲授權，請讀者鑒原。

14 此本知有卷 40~42，未詳全存幾卷。董岑仕，〈周必大編《歐陽文忠公集》宋刻三版考〉，頁 58。

15 此本共存五卷，目前僅知有卷 119~120。董岑仕，〈周必大編《歐陽文忠公集》宋刻三版考〉，頁 71。

稍有差異的是，宋刊本的批讀更為完整。一是宋刊本行間又有朱筆橫線區隔段落，與批語互相配合，表示該則批語對應的段落。二是宋刊本的簡短批語（通常不超過 20 字）本身都還附加句讀。三是無批的各文體（或著作），批者在該卷卷端貼一簽條，向皇族稟報該文體「無批」（圖 7）。例如卷 1 首頁簽條「古詩無批」；卷 37〈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婦人墓誌首篇）簽條「婦人墓誌無批」；卷 76（《易童子問》卷 1）首頁簽條「《童子問》問答文字無批」；卷 119（《奏事錄》）首頁簽條「《奏事錄》直述無批。後卷《漢議》有批」。觀察無批各文體、著作，再次證實明內府文臣僅做摘要式批語，故而詩歌一律無批，各條內容簡短且文意明白的《易童子問》、《奏事錄》等著作亦無批。女性墓誌銘篇幅通常少於男性墓誌銘，但仍屬文章，與《易童子問》等著作以簡短的各條文字組成不同，因此「無批」的原因，或應為女性墓誌不在皇族閱讀之列。

批語、分段、句讀與圈發，分別對應段、句、字，層次分明地帶領讀者閱讀，極便誦讀理解，其規整、詳密與規模遠超常制，進一步印證批讀本《歐陽文忠公集》是為「皇家讀本」。在批讀眾本之中，勢必有一底本。明內府文臣另抄一本作為批讀的底本，再照原樣施加句讀、批語於較為珍貴的宋刊本之上，以維持各部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批讀內容的一致與整潔，是一個合乎情理的選擇。明內府抄本在此過程中，應當就扮演著批讀底本的角色。

考諸文獻，太子朱高熾最好歐陽脩文。永樂七至十三年間（1409-1415），嘗命文臣校刊《歐陽文忠公集》，即明內府刊本，¹⁶是為明刊諸本之祖本。¹⁷以情理推之，明內府書版刊成後，可以自由印行需要的部數，不需要再直接批讀於宋版之上，故宋版《歐陽文忠公集》現存批讀痕跡，應即太子朱高熾至遲於永樂十三年以前命文臣所為。當時批讀《歐陽文忠公集》，當與永樂十六年「批抹」《史記》、《資治通鑑》等書各十部有類似的令旨。楊士奇（1365-1444）〈聖諭錄〉

16 明內府刊本《歐陽文忠公集》的編刻始末，參森山秀二，〈元刊本『歐陽文忠公集』を巡って〉，《經濟學季報》，51 卷 1 號（2011.10），頁 113-212。明內府刊本的刊刻時間，森山秀二認為是永樂十四、十五年間初步刻成，十八年刻完；董岑仕考證後出轉精，認為極有可能於永樂七年二月明成祖北巡時付刻，且至遲不晚於十三年刻成。董岑仕，〈周必大編《歐陽文忠公集》宋刻三版考〉，頁 81-82。

17 《歐陽文忠公集》明清二代的多種刊本，均可溯源於明內府刊本，參王嵐，〈歐陽修文集版本流傳系統辨析〉，原收入氏著，《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頁 81-113；後修訂收入氏著，《望江集》（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頁 17-58。

記載，太子朱高熾曾有刊刻《大學衍義》分賜其子（當時的皇孫）的例子。¹⁸太子朱高熾下令批抹《史記》等書各十部，又批讀多部《歐陽文忠公集》，應是出於同樣的目的，即教育皇孫。

明內府批讀本《歐陽文忠公集》尙非「皇家讀本」的全貌，下文將續考出十餘種典籍，故而「皇家讀本」的教育作用，將留待下文，一併考慮其他典籍後綜合討論。

以上既已考述明內府批讀《歐陽文忠公集》始末，一個重要的問題由此浮現：這 14 部《歐陽文忠公集》以何種途徑遞藏至今？

14 部明內府批讀本《歐陽文忠公集》中，書目、檔案等文獻明確記載源出清內閣大庫者，計有 8 部。¹⁹清內閣大庫舊藏的宋元版書籍，繼承自明代內府，從明代開始一直深藏在宮中，因此有一項重要的特徵：大多僅有宋元明三代官印（或完全無印記），而無清末以前的私人印記。相對來說，一直在民間流傳的宋元版鈐印累累，兩者有明顯的區別。²⁰另外 6 部明內府批讀本《歐陽文忠公集》雖無確證，但未見任何一方清末以前的私人印記，頗可印證這批書籍一直深藏明清內府，直到清末從清內閣大庫重新檢出，才有數部明內府批讀本流入私人藏家手中。

明代內府曾收藏多部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²¹至清初已有嚴重的缺損散佚。清人王士禛（1634-1711）云：

明仁宗賜禮侍金問《歐陽居士集》凡二十冊，遭回祿失其八。後在文華殿，從容言及賜書事，宣宗促命內侍補之，復完。余聞曹舍人貞吉云：「官典籍日，料檢內府藏書，宋刻《歐陽集》凡有八部，竟無一全者」。蓋鼎革之際，散軼不可勝道矣。²²

可知清初內府至少尙有 8 部宋版，但各部的存卷不詳。現存 14 部宋版《歐陽文忠

18（明）楊士奇，劉泊涵、朱海點校，《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94。

19 董岑仕，〈周必大編《歐陽文忠公集》宋刻三版考〉，頁 54-84。

20 林振岳，〈內閣大庫藏書研究〉，頁 51-52。

21 明正統六年（1441）文淵閣藏有六部版本不詳的《歐陽文忠公文集》，從六冊至五十三冊不等。（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善本書號：02838），〈文集類〉，第二廚。各本《文淵閣書目》的性質，參劉仁，〈《文淵閣書目》版本系統考論〉，《文獻》，2019 年 4 期，頁 119-133。

22（清）王士禛，湛之點校，《香祖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234-235。

公集》跟清內閣大庫書殘本的情況相同，數十百年間經過有意或無意的拆分，頭緒紛繁，難以確知其與清初所存 8 部的關係。²³ 但透過明內府留下的「副文本」，以及卷次互補的情形，將來若有機會實際經眼所有藏本，核對各本的紙張、墨色及批語字跡等特徵，或許有望將現存 14 部宋刊殘本《歐陽文忠公集》拼補，還原明內府舊藏的部數。

三、明內府批讀本的鑑定

（一）鑑定方法討論

明內府的摘要式批語，不只施於《歐陽文忠公集》，也見諸其他重要典籍，甚至也不止於前述引文提及的《史記》、《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等書。前代編撰書籍的明內府刊本，以及明朝當代纂輯諸書的明內府抄本與刊本，多附有句讀、圈發，是為學界常識，毋庸贅論。本節擬討論的是前代典籍的宋元刊本，兼及相關的明內府抄本。²⁴

以明內府批讀本《歐陽文忠公集》為案例，可以歸納出以下鑑定明內府批讀本的要素：第一，有摘要式批語。第二，有朱圈印用以句讀、發聲。第三，批語與句讀都有一定格式與規模。第四，源出清宮，其中以源出清內閣大庫更為有力。

四項要素兼備者，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光宗寧宗間（1190-1224）黃州刊嘉熙四年（1240）寶祐三年（1255）遞修本《東坡先生奏議》（善本書號：平圖006887）。此本僅存二卷，且有缺頁，但現存各頁均有朱圈印句讀、墨筆摘要式批語，形制與《歐陽文忠公集》如出一轍（圖8），又為北平圖書館舊藏，故可推斷為明內府批讀本。

另有部份案例同樣源出清宮，有較大規模且制式化的句讀與發聲，但缺乏天

23 清末京師圖書館檢得清內閣大庫舊藏八部歐陽脩文集，繆荃孫遂以數字偶然相合，簡單比附於清初曹貞吉所見的八部宋版，林振岳已指出其謬。林振岳，《內閣大庫藏書研究》，頁46-48。按現存明內府批讀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即有源出內閣大庫，卻未入藏京師圖書館者，如「江西省圖本」。

24 明內府抄本的收錄規則有二：其一是有摘要式批語的明內府抄本。其二是僅有句讀、發聲的明內府抄本，若有同一種書的明內府批讀／句讀的宋元刊本時，則將明內府抄本視為可能同時句讀的另一副本，予以收錄。

頭批語。例如宋眉山刊本《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清內閣大庫書，現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A00419）、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號：8392）。原書凡150卷，現存共116卷，各卷皆有朱圈印句讀、發聲。全書均施有制式的句讀與圈發，用意仍是幫助讀者閱讀，而非讀者閱讀過程中的點讀。以收藏源流與句讀的形制而論，仍可推定為明內府所施，是為明內府句讀本，本文一併納入討論。

本節以上述四點特徵為基礎，初步框定明內府批讀本及句讀本的書目。書日以四部類目為序。各書若未註明所據影印本或數位影像，均係筆者親見原書。

（二）明內府批讀 / 句讀本書目

1. 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30卷

存2卷（卷9頁4~30、卷10頁1~26a）。1冊。無前人鈐印，上海圖書館1952年購自劉體智（1879-1962），或亦從內閣大庫流出者。²⁵上海圖書館藏（善本書號：線善758489）。所見兩頁彩色書影（卷9第30頁、卷10第1頁，後頁見圖9），均有朱圈印句讀、發聲與朱筆分段。其句讀、圈發與分段之樣式，皆與《歐陽文忠公集》如出一轍，應為明內府所施，為明內府句讀本。

2. 元刊本《資治通鑑》294卷

元胡三省（1230-1302）注。存15卷（存卷40~42、95~97、122~124、128~130、167~169）。5冊。天藍素絹書衣，題簽天藍素絹，包背裝，為典型明內府藏本裝幀。清內閣大庫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A00071）。²⁶

所見全書，均有朱筆橫線分段及朱圈印句讀、圈發，小字則用朱筆點讀。又有朱、墨筆抹，標示處為內容要點（圖10）。天頭有摘要式墨批（見表三），且批語有句讀、圈發、標抹人名。確為明內府批讀本。上節引用陳循年譜記載，永樂十六年太子朱高熾令東宮侍臣批抹十部「胡三省註《資治通鑑》」，此本當為其中一部。

25 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頁272。同時自劉體智處購入，有清內閣大庫舊藏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殘卷。林振岳，《內閣大庫藏書研究》，頁324。

26 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冊5，頁2210。

此本《資治通鑑》批語最爲特殊，間有溢出「摘要」，復加以評論者。如下表三卷 40 第二條：「恂以溫爲藩蔽，遂勇往直前而獲其功，可謂郡守之得人也」。卷 40 第三條：「耿純之言，乃欲王之早正號位，以慰當時人心所望，可謂切矣」。兩條「可謂」以下，均爲批者評論。又如卷 124 第一條：「晁知無是理，言而不從，則已曷又曲爲之辭？傷民財甚於害人心術也」。整條均爲評論。可知明內府文臣批抹，不僅有「切要難知處」的提點，尙有評論。

表三 元刊本《資治通鑑》批語輯錄

卷第、年份、段落	批語
卷 40 漢光武皇帝建武元年 「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王然之」段	蕭王既納陳俊之策以破賊，卒復善其言而嘉之。
又「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恂因奔擊大破之」段	恂以溫爲藩蔽，遂勇往直前而獲其功，可謂郡守之得人也。
又「耿純進曰：『……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段	耿純之言，乃欲王之早正號位，以慰當時人心所望，可謂切矣。
卷 41 漢光武皇帝建武三年 「鄧禹慚於受任無功……要馮異共攻赤眉……大爲所敗」段	禹既慚於屢戰無功，而乃急於取勝，反爲所敗，宜矣。
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大破之於崤底」段	異之禦敵，威計並行，而遂大有其功焉。
又「徐宣等叩頭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段	徐宣等心悅誠服，乃帝威德有以感之耳。
卷 124 宋太祖文皇帝元嘉十九年 「太子晁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段	晁知無是理，言而不從，則已曷又曲爲之辭？傷民財甚於害人心術也。
又 元嘉二十三年 「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爲姻戚以招之……手斬超首」段	俟正欲以方略取超，超又狃狎忌備，宜送首也。

3.《通鑑紀事本末》42 卷

(1) 宋寶祐五年（1257）趙與簋湖州刊本

宋袁樞（1131-1205）撰。存 1 卷（存卷 3 頁 71~86）。1 冊。蝴蝶裝。清內閣大庫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17817）。²⁷ 有朱圈印句讀、圈發。朱筆抹罕見人名（如無且、倚華、如侯等），無批語，爲明內府句讀本。永樂十六年太子

27 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冊 6，頁 2454。

朱高熾批抹典籍的令旨，包括十部《通鑑紀事本末》，此本或為所批十部之一。

(2) 元刊本

存 18 卷（卷 1 下、4、6~7、11~14、16~17、19 上下、20 上下、21 上下、23 上下、24 上下、25 上下、26 上下、40 上下）。20 冊。蝴蝶裝。明懿文太子朱標（1355-1392）、²⁸ 清內閣大庫、²⁹ 李盛鐸（1859-1937）、徐伯郊（1913-2002）遞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11541）。³⁰

暗菱形紋黃綾書衣，藍簽題書名、冊次及篇名，為典型明內府裝幀樣式。有朱圈印句讀、圈發，朱筆橫線區隔段落，天頭摘要式墨批，天頭墨批亦有朱圈印句讀、圈發。屬明內府批讀本，當即永樂十六年十部批抹本之一。與明內府朱絲欄抄本（見下）重疊卷 20、21、23、25、26，兩本批語多數完全相同，可互證來源。兩本文字偶有小異，但文意始終一致，爰舉數例如表四。

表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 23 元刊本、明內府抄本批語異文比較

段落起首	元刊本批語	明內府抄本批語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高歡以喬寧等不忠斬之	喬寧等降高歡，歡責以不忠信，斬之
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	帝與高乾立盟約	帝與高乾為己用，通乾立盟約
泰至長安謂岳曰	泰還，陳圖歡之計，岳遣詣帝陳狀	岳司馬宇文泰請使晉陽，泰觀歡為人，還陳圖歡計
冬十二月魏丞相歡	歡患岳與侯莫陳悅，遣翟嵩問之	歡患岳與侯莫陳悅之強，遣翟嵩問之

另有兩頁殘葉亦當屬於此本。《宋元書式》收錄卷 41 下頁 19，³¹ 中國書店 1999 年春季拍賣第六號拍品為卷 41 下頁 27。³² 後頁可見朱圈印句讀、圈發，³³

28 「東宮書府」印主曾有爭論，王天然考辨為朱標，可稱定讞。王天然，〈蜀石經拓本所鈐「東宮書府」印補說〉，《版本目錄學研究》，7 輯（2016.12），頁 445-450。

29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頁 229-230。

30 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冊 6，頁 2471。

31 佚名編，《宋元書式》（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民國初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本影印），頁 437。

32 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編，《中國書店 1999 年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北京：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1999），第 6 號。

33 前一頁應亦有朱圈印，但因原色較淡，《宋元書式》影印技術又較受限，故而難以印出原書的句讀、圈點。如該書收錄明內府批讀宋版《歐陽文忠公集》殘葉，天頭批語可見，卻未見正文的句讀。見佚名編，《宋元書式》，頁 585-586。

兩頁均有天頭摘要式批語，頁 19 兩段批語分別是「以孟知祥爲蜀王」及「知祥稱帝」。

(3)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存 7 卷（存卷 20、21、23、25、26、37、38）。2 函，7 冊。清內閣大庫書，³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善本書號：平圖 004517-004523）。包背裝。紙幅 39.9×24.7 公分。黃綾書衣，書籤題書名及卷第，均爲明內府典型裝幀。框 26.2×16 公分。遇「棣」字覆黃，可證爲明內府抄本。全書有朱圈印句讀、圈發，天頭有墨筆摘要式批語，屬明內府批讀本。永樂十六年批抹令旨，並未言及原書是刊本或抄本，此本或亦當年批抹十部《通鑑紀事本末》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此部明內府抄本主要使用的稿紙（圖 11），以其版框樣式、缺損處辨識，可知與明永樂內府抄本《歐陽文忠公集》主要使用同一套稿紙。明永樂內府抄本《歐陽文忠公集》多數頁面都用同一套版框，我稱之爲第一套版框；僅有少數頁面（約 70 頁）使用另一套版框，我稱之爲第二套版框（圖 12）。此本《通鑑紀事本末》則僅有九頁用第二套版框。此本使用第一套版框的頁面，右半頁右側內邊線幾乎不見，當較爲後印，³⁵ 顯示此本批讀時間應較晚。

第一套版框有以下特徵：（甲）版心下雙橫線的第二條橫線的右半部朝右上方翹，且略粗於第一條橫線；第二套版框則爲水平，兩線粗細相等。（乙）有許多斷版處，最明顯如外版框的右半頁行一行二間、行三行四間、左半頁行六行七間、行十中（兩斷版）等處，有豎直斷版。（丙）右半頁內版框右上角磨損不見。

第一套版框《歐陽文忠公集》使用約 2,400 頁，此本七卷約爲 700 頁，《兩漢詔令》、《選詩補註》（二書詳下）使用同副版框也各有 200 頁左右，合計刷印次數已逾 3,500 次，遠高於一般書版的刷印次數。此因版框不含文字，即使漫漶斷版，部份欄線消失，始終不影響閱讀，故可刷印上千次。

然而，若因此將使用此套版框的寫本，推遲抄寫上下限，至永樂年間前後數十年，將有兩重問題。一是此套版框以雙橫線代替魚尾的樣式，在現存的明內府

34 江瀚重編本《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所載，見高橋智，杜軼文譯，〈關於《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及其稿本〉，《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15 輯（2013.12），頁 445。

35 版框尺寸微異，當係此本後印而略爲膨脹。

寫本、明內府刊本中，仍屬稀見。據學者研究，這類樣式見於明洪武年間的幾部刊本，此外則有明洪熙刊本《御製詩集》，³⁶明仁宗僅在位一年，大抵可說是洪武至洪熙朝使用的樣式。二是抄寫一部書動輒須上千百頁，且明內府抄寫書籍數量龐大，因此這套版框的使用年限，恐怕反而不及一般書版可用數十年之久。因此筆者傾向認為，此套版框為明永樂年間內府所用。

(4) 又一部

存 11 卷（卷 3 上、6 上、9 上、10 上、13 下、14 上、17 下、18 下、27 上、40 中、41 中、41 下）。2 函，12 冊。京師圖書館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善本書號：平圖 004505-004516）。

包背裝。紙幅 26.2×16.6 公分。藍絹書衣，灑金紙題簽，書書名及卷第，為典型明內府裝幀。框 20×12.3 公分。遇「棣」字覆黃。此本院方著錄「明朱絲欄抄本」，因其避諱「棣」字，可訂正為「明內府朱絲欄抄本」。此本卷第與他本不同，如卷 40、41 區分「中卷」。因此本每頁字數不多，又係開本較小的包背裝，一冊無法容納每卷一百多頁，故每將原書一卷拆分為上下二子卷，原書上下二子卷拆分為上中下三子卷，維持每冊數十頁。

全書有朱圈印句讀、圈發，朱筆抹人名，朱框地名，朱圈國名，墨框外國國名，墨抹外國人名，為明內府批讀本。但開本較一般內府抄本為小，版框亦與上一部明內府抄本《通鑑紀事本末》不同，且無批語，當非同時批讀。然此本所用點抹記號甚多，規則井然且點畫規整，亦當為明內府所施。

4.《兩漢詔令》23 卷

(1) 元刊本

《西漢詔令》12 卷，宋林處（1059-1124）編；《東漢詔令》11 卷，宋樓昉（約活動於十三世紀）編。元人蘇天爵（1294-1352）將二書合刻，總稱《兩漢詔令》。存 9 卷（《西漢》卷 1~4、卷 6~8，《東漢》卷 1 缺首頁，卷 2 存前 3 頁，又重出《西漢》卷 4 首半頁）。3 冊。清內閣大庫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A00831）。³⁷

36 馬學良，《明代內府刻書考》，頁 135、138。

37 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冊 6，頁 2555。

《西漢》卷 1~4 全卷有朱圈印句讀、發聲，該冊首頁鈐「京師圖書館」印。按《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同版一部存 4 卷（卷 1~4），1 冊，並稱「有朱圈句讀」，³⁸即此本卷 1~4。卷 6 以後佔兩冊，乃後來配補，後二冊首頁鈐「國立北平圖書館」印，有朱筆句讀、圈發。兩部均屬明內府句讀本。

(2)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23 卷。10 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善本書號：故善 002657-002666）。

紙幅 38.7×22.4 公分，開本闊大。黃綾書衣，有題簽無字。全書共 237 頁，230 頁用明永樂間內府抄本第一套版框，其餘 7 頁則用第二套版框。全書有朱圈印句讀、圈發，天頭有墨筆摘要式批語（表五），為明內府批讀本。

表五 明內府抄本《兩漢詔令》批語輯錄

卷第、篇名	批語
《西漢詔令》卷 1 高祖 〈諭諸縣鄉邑〉	約法以安靖吏民。
又〈赦天下〉	言有功者未報，誤犯者致法，故赦宥之。
又〈尊太上皇詔〉	言父子之親出於自然，平定之功由太公之教遠，行推尊禮。
又〈立南粵王詔〉	尉它有保民之功，故封之。
《東漢詔令》卷 1 光武 〈封功臣為列侯詔〉	警戒諸將並錄其未封者。
又〈勅馮異征伐〉	征伐本除暴安民，故以虜掠為戒。
又〈王梁為濟南太守詔〉	述其功過而從其退志。
又〈讓劉尚〉	深責劉尚殘酷。

楊士奇嘗云：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酹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

38（清）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收入氏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目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冊 1，頁 453。

也。如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爲也」。³⁹

此本版框樣式、朱圈印、摘要式批語等特徵，與永樂年間批讀《歐陽文忠公集》無不符合，加上此條記載，此本或於永樂七年前後批讀。

5.《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150 卷

(1) 宋眉山刊本

存 111 卷（存《史記》6 卷全，《前漢書》卷 1~15、22~27，《後漢書》26 卷全，《魏志》卷 1~4，《蜀志》2 卷全，《吳志》5 卷全，《晉書》卷 6~21，《南齊書》3 卷全，《梁書》3 卷全，《陳書》2 卷全，《魏書》8 卷全，《周書》2 卷全，《北齊書》2 卷全，《隋書》3 卷全，《唐書》卷 1~4、10~13）。25 冊。蝴蝶裝。清內閣大庫書，⁴⁰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A00419）。

全書有朱圈印句讀、圈發。⁴¹ 偶有朱墨筆校字。第三冊〈前漢二〉之賈誼〈陳政事疏〉有舊人朱墨筆圈點、句讀，首頁天頭墨筆批「此篇舊點，只考證過」。此條顯示批者負責以朱圈印施加句讀與考證，因本篇前人已有句讀，故謂「此篇有舊點，我只做過考證」。通觀全書批校，「考證」蓋指與原書對照、校字。審其語氣，與《歐陽文忠公集》的「古詩無批」等簽條類似，亦是向讀者交代批讀的特殊情況。結合朱圈印形制、收藏源流而論，當爲明內府所批讀。惟全書批語極少，校字亦有限，與典型的摘要式批語顯有距離，故仍作明內府句讀本。

(2) 又一部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存 5 卷（卷 16~20）。⁴² 1 冊。清內閣大庫書，北京大學

39（明）楊士奇，《東里文集》，頁 394。

40 江瀚重編本《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著錄爲「清內閣書」。高橋智，杜軼文譯：〈關於《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及其稿本〉，頁 453。

41（宋）佚名編，《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刊本影印）。

42《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原著錄：「存七卷（存卷七至八、卷十一、卷一六至一七、卷一九至二十。每卷有關葉，共關二十五葉。）」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90。按此本卷第應曾經書賈挖改。此本〈前漢七〉首頁首篇爲〈韓信爲高祖畫取天下策〉，據中國國圖本《前漢策要》目錄，此篇當爲〈前漢十八〉第一篇。又中國國圖本第三冊爲《前漢策要》第一冊，封面題「十七史策要 前漢五冊 三」，指《前漢策要》共有五冊，此爲《十七史策要》全書第三冊。全書第四冊、第五冊

圖書館藏（善本書號：8392）。所見一頁彩色書影（卷 18 頁 1），⁴³ 有朱圈印句讀、圈發，為明內府句讀本。與前一部中國國圖藏本同版，卷第互補，且同為明內府句讀本，則原當為同一部書。

另外，《宋元書式》收錄同版《眉山新編前漢策要》殘葉，⁴⁴ 卷第雖已漫漶，但據中國國圖本可知為〈前漢十六〉首頁。該頁亦有朱圈印句讀、圈發，疑北大本卷 16 缺首頁，此殘葉流散在外。

6. 宋刊本《程氏遺書》25 卷，《附錄》1 卷

宋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撰，朱熹（1130-1200）輯。存 5 卷（存卷 15 頁 7b~41，卷 18 頁 6b、頁 8~17a，卷 22 下，卷 23 頁 6、頁 8，附錄頁 5b、頁 7~14a）。2 冊。冊頁裝。南宋內府、日本松崎鶴雄（1867-1949）等舊藏，由顧子剛（1899-1984）贈予國立北平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02390）。⁴⁵ 全書有朱圈印句讀、圈發，為明內府句讀本。

7. 元建陽刊本《標題注疏小學集成》10 卷

元何士信（約活動於十四世紀）編。存 3 卷（卷 8~10）。1 冊。明初太子讀書處大本堂舊藏，⁴⁶ 清內閣大庫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A00424）。有全書灰度數位影像。⁴⁷ 據彩色書影，⁴⁸ 知為朱筆句讀、朱圈印圈發。朱筆點讀甚為整飭，又為清內閣大庫書，當為明內府句讀本。

8. 元刊本《大學衍義》43 卷

宋眞德秀（1178-1235）撰。存 14 卷（卷 1~9、19~23）。3 冊。清內閣大庫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A00425）。有全書灰度數位影像。據彩色書

依序為「四」、「五」，而第六冊為「七」，則中國國圖本遺失「原第六冊」可知。「原第六冊」內容為〈前漢十六〉至〈前漢二十一〉，此本〈前漢十八〉（舊題「前漢七」者）在內。北大圖書館線上書目現已修正為：存五卷（卷十六至二十），可證實上述推測。

43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頁 29。

44 佚名編，《宋元書式》，頁 620-621。

45 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冊 8，頁 3174。

46 汪桂海，〈大本堂考〉，《文獻》，2001 年 2 期，頁 104-113。

47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 <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檢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 日）。下文述及中國國圖藏本有數位影像，均出自此系統，不另出註。

48 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冊 8，頁 3200。

影，⁴⁹知第一冊（卷 1~4）有朱筆句讀、圈發、抹，圈讀記號均整飭，為明內府句讀本。第二冊（卷 5~9）全無圈讀記號。第三冊（卷 19~23）有朱圈印句讀、圈發，天頭有註釋，多註解專有名詞，所註名詞有甚為淺顯者，⁵⁰當非士人所為，且註解本身亦有朱圈印句讀，允為明內府批讀本。

《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一部元白口大字本，行款與此本同，「存一之九、十九之二十三、三十四之四十三」，⁵¹即此本，而今本缺卷 34~43。然以批讀情況審視，今本三冊在明代恐分別隸屬於三部書，第一冊為明內府句讀本，第三冊為明內府批讀本。

9. 宋刊本《武經龜鑑》20 卷

宋王彥（1090-1139）撰。零葉（存卷 9 頁 1a）。劉啓瑞（1878-1960）輯《宋元書景箋集》收錄。現藏所不詳。《宋元書景箋集》現藏上海圖書館（善本書號：線普長 422233），該書係以劉氏收藏宋元版影刊，劉氏所藏宋元版又多源自清內閣大庫，故收錄各葉極可能均係內閣大庫殘書。⁵²所見書影有朱圈印句讀、圈發，當為明內府句讀本。

10.《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40 卷，《外集》10 卷，《遺文》1 卷，《傳》1 卷

(1) 宋紹定六年（1233）臨江軍學刊本

唐韓愈（768-824）撰，宋朱熹校。存 3 卷（卷 13~14、36）。5 冊。元內府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07629）。框 20.6×14.2 公分。白口，左右雙邊，雙魚尾。半頁 7 行 15 字，小字雙行同。有全書灰度數位影像。據彩色書影，⁵³知有朱筆句讀、圈發、分段，天頭有墨筆摘要式批語，見表六。

49 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冊 8，頁 3237。

50 如註解王安石：「王安石：宋神宗相，姦邪專擅，禁止四方表奏災異」。（宋）真德秀，《大學衍義》，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本，卷 19，頁 26a。

51 （清）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頁 484。

52 林振岳，《內閣大庫藏書研究》，頁 366-368。

53 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冊 8，頁 3237。

表六 明內府批讀宋臨江軍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批語輯錄

卷第、篇名、段落	批語
卷 13 〈愛直一首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句	以兩語括大意。
又「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句	序李生之賢與南陽公之舉措。
又「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句	此一節言天下之人獨不知李生之賢，故樂爲天下道之。
又「今之從事於彼也」句	此又恐舉李生與待李生之非也，故重爲天下惜之。
卷 14 〈貓相乳一首〉 「司徒北平王家」句	序貓相乳之情狀。
又「夫貓人畜也」句	說貓之異，蓋感於所畜之人而然。
又「北平王牧人以康」句	此卻序北平王所以感召於物者。
又「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句	推其功德感物致祥，知其足以保祿位也。

卷 13~14 原爲涵芬樓舊藏，卷 36 原爲周叔弢（1891-1984）舊藏，卷 13、卷 36 卷端均鈐元代內府「都省書畫之印」，知原屬同一部書。此本句讀、圈發雖非用朱圈印，但摘要式批語與分段符號（橫線）互相配合，與《歐陽文忠公集》如出一轍，亦可定爲明內府批讀本。按此版本現存 6 部殘本（另 5 部見下），卷次互補，批讀形制一致，皆爲明內府批讀本，原或爲同一部書。

(2) 又一部

存 2 卷（卷 37~38）。1 冊。蝴蝶裝。清內閣大庫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號：79）。版式、行款同前。有全書微捲，國家圖書館藏（MF 110.31 00007）。據彩色書影，⁵⁴ 知句讀、圈發、分段、批語樣式同前。

(3) 又一部

存 2 卷（《外集》卷 3、4）。1 冊。南京圖書館藏（善本書號：118439）。版式、行款同前。全書句讀、圈發、批語樣式同前。

(4) 又一部

零葉（《外集》卷 5 頁 3）。《舊京書影》第 591 照。該書〈提要〉云：「舊清

54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頁 72。

內閣書。見藏東京杉村氏。⁵⁵「東京杉村氏」即杉村勇造（1900-1978），⁵⁶現藏所不詳。版式、行款同前。句讀、圈發、分段、批語樣式同前。

(5) 又一部

存2卷（《外集》卷8、《傳》）。2冊。上海圖書館藏（善本書號：758547-48）。版式、行款同前。句讀、圈發、分段、批語樣式同前。《外集》卷8首頁有「都省書畫之印」，當為同帙。

(6) 又一部

存1卷（《外集》卷9）。1冊。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書號：古貴古5-73-나28）。版式、行款同前。有全書彩色數位影像。⁵⁷句讀、圈發、分段、批語樣式同前（圖13）。

11.《東坡先生奏議》15卷

(1) 宋光宗寧宗間（1190-1224）黃州刊嘉熙四年（1240）寶祐三年（1255）遞修本

宋蘇軾（1037-1101）撰。存2卷（存卷9〔缺首4頁〕、卷10〔頁24以下缺〕）。1冊。包背裝。國立北平圖書館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善本書號：平圖006887）。有全書黑白數位影像。⁵⁸據彩色書影，知全書有朱圈印句讀、圈發。天頭有墨筆摘要式批語（見表七），為明內府批讀本。

明仁宗與蘇軾文集亦有聯繫，他在洪熙元年（1425）曾翻刻蘇軾文集：「求其（歐陽脩、蘇軾）全集，則宋時刻本雖存，而藏於內閣。仁廟亦嘗命工翻刻，而歐集止以賜二三大臣，蘇集以工未畢而上升遐矣」。⁵⁹楊士奇也提及明仁宗在東宮時常讀奏議：「時東宮殿下監國之暇，究心經史，而凡歷代名臣奏疏，悉取覽閱，尤愛文忠議論切直，文章淳雅，遂命刻之」。⁶⁰此部明內府批讀的《東坡先生奏議》，

55 倉石武二郎編攝，《舊京書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653。

56 林振岳，《內閣大庫藏書研究》，頁361。

57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 <https://www.nl.go.kr/>（檢索日期：2023年7月1日）。

58 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檢索日期：2023年7月1日）。下文述及國圖藏本有數位影像，均出自此系統，不另出註。惟現藏故宮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舊藏書，若影像出自此系統，則另出註。

59（明）李紹，《重刻蘇文忠公全集序》，收入（宋）蘇軾，《蘇文忠公全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四年吉安知府程宗刊本，善本書號：10177），卷首。

60（明）楊士奇，《恭題賜本歐陽文忠公集後》，《東里文集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

可能亦與明仁宗有關。

表七 明內府批讀宋黃州刊本《東坡先生奏議》批語輯錄

卷第、篇名、段落	批語
卷 9 〈相度救飢事件第一狀〉 「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句	浙西災傷，准勅相度救濟事件。
又「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句	一乞減上供米一半，則市價平。
又「一勘會熙寧八年兩浙飢饉」句	一乞截撥上供米，賜本路出糴。
卷 10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狀〉 「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句	朝廷以習詩賦者少，與經義各取五分。
又「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多從詩賦」句	學生習詩賦者，多欲各紐分數。
又「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句	原經義兼取詩賦之意。
又「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句	此言習詩賦之多。
又「欲乞朝廷參詳眾意」句	乞隨所習多少，各紐分數發解。

(2) 又一部

存 2 卷（卷 14、15）。1 冊。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10174）。版式、行款同前。有全書彩色數位影像。有朱圈印句讀、圈發，無批語。與前部應非同一部書，此為明內府句讀本。

12. 宋寧宗時浙江刊元後至元二年江浙儒學修補本《晦庵先生文集》100 卷

宋朱熹撰。存 65 卷（存目錄下、卷 1~6、12、14~16、18、22~29、31~39、41~43、46、47、50、52、55~60、67、69、70、72~75、78、80、81、84~89〔其中卷 86 缺頁 24b 以後〕、92~95 上、96、99、100）。64 冊。蝴蝶裝。清內閣大庫書，⁶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善本書號：平圖 003368-003431）。

有全書黑白數位影像。⁶² 院方著錄「多冊有朱圈句讀、朱筆校字」，據數位影像，實為朱點句讀、朱圈印圈發。無批語。此本與《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句讀方式雷同，且為內閣大庫書，應為明內府句讀本。全書除了卷 1~6、卷 50，

天順五年廬陵楊渠編刊本，善本書號：平圖 013608-013617），卷 16，頁 9。

61 倉石武二郎編攝，《舊京書影》，頁 56。

62 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檢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 日）。

其餘各卷均有句讀。本書卷 1~10 爲詩賦，此本似僅針對文章的部分施加句讀、圈發。

13. 元至順四年（1333）集慶路儒學刊本《脩辭鑑衡》2 卷

元王構（1245-1310）撰。2 卷。2 冊。清怡府、海源閣遞藏，⁶³ 上海圖書館藏（善本書號：762616-17）。據彩色影印本，⁶⁴ 全書有朱圈印句讀、發聲，偶有朱筆校字，爲明內府句讀本。此書本是以「教爲文與詩之術」爲宗旨的讀本，⁶⁵ 符合明代內府圈讀以供皇家子弟閱讀的初衷。

14. 元至正五年（1345）撫州路儒學刊本《雍虞先生道園類稿》50 卷

元虞集（1272-1348）撰。存 38 卷（卷 1~20、25~27、33~43、47~50）。9 冊。清內閣大庫書，⁶⁶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A01201）。全書無批語。除了卷 1（賦、四言古詩）之外，各卷均有朱圈印句讀、圈發，爲明內府句讀本。書中間有補鈔，補鈔頁面亦有句讀圈發，知在明內府句讀以前鈔。

15.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選詩補註》8 卷，《補遺》2 卷

元劉履（1317-1379）編。8 卷，《補遺》2 卷。3 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善本書號：故善 003547-003549）。紙幅 34.9×21.2 公分，框 26.1×16 公分，開本闊大。靛青綾面書衣，題簽書書名及卷第、朝代，爲典型明內府裝幀。全書有朱圈印句讀、圈發，無批語，爲明內府句讀本。所用版框即明永樂間內府抄本第一套版框，知約在永樂年間抄寫、句讀。

16. 元刊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24 卷

宋真德秀編。存卷不詳。《舊京書影》收錄。清內閣大庫書，北平圖書館舊藏，⁶⁷ 現藏所不詳。左右雙邊，黑口，雙魚尾。半頁 10 行 21 字。所見四個半頁灰度書影（〈序〉頁 1a-b、卷 4 頁 1a、卷 15 頁 50b），⁶⁸ 除此本原附刻句讀，卷 15 頁

63 丁延峰，《海源閣善本敘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頁 362、374-375。

64（元）王構，《脩辭鑑衡》，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據上海圖書館藏元至順四年集慶路儒學刊本影印）。

65（元）王理，〈脩辭鑑衡序〉，收入《脩辭鑑衡》，頁 1。

66 倉石武二郎編攝，《舊京書影》，頁 57。據「景南圖書」印記，知爲中國國圖 A01201。

67 倉石武二郎編攝，《舊京書影》，頁 60。

68 倉石武二郎編攝，《舊京書影》，頁 772-773。

50b 又有圓圈形制的句讀、圈發，應為明內府朱圈印句讀。然卷 4 頁 1 上無句讀，或為配補本。

四、餘論

（一）鑑定方法檢討

前文提出鑑定明內府批讀本的四項要素，筆者認為在實際鑑定中，第三項「具有一定規模與形制」最為根本。因句讀與批語、乃至圈發，都是古代讀書人常用的標記符號，絕非明內府的專利。成規模、有系統的句讀與批語，才是明內府作為最富權勢與資源的書籍流通機構的區別性特徵。

證據力居次的，是有一定規模的「摘要式批語」。逐篇逐段、端正楷書繕寫的摘要，在現存古籍實物中是相當獨特的現象，一般讀書人不會也不需要製作這樣一部書。宋臨江軍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的案例，使得第二項要素「朱圈印」句讀推廣至朱筆點讀。朱筆點讀的書極其常見，若佐證以遞藏源流及「朱圈印圈發」，其為明內府句讀本的可能性也不低，如故宮藏宋寧宗時浙江刊本《晦庵先生文集》。

不可否認的是，依賴朱圈印鑑定明內府批讀本，有其限制。本文的假設是：若該書出自清宮，缺乏私家藏書印，藏書目錄亦未著錄，故而得以排除明清私家收藏，則朱圈印大抵可推測為明內府所施。然而目前對朱圈印的來源了解有限，清代以前的私家藏書是否存在全書施用朱圈印句讀、圈發的案例，尚須進一步研究。

源自清宮這一要素也並非「必要條件」，如鈐有明洪武太子朱標「東宮書府」印記的宋元版書籍，即不乏在明代即流入私人藏家的案例。但本文所舉書證多數仍出自清宮，尚缺乏明代已進入私家的明內府批讀典籍，因此筆者認為此要素仍具一定的效力。

（二）皇家讀本與書籍流通

明代內府將宋元版典籍重製為「皇家讀本」的時間，多無法確考。衡諸時代風氣，明代中期（尤其是嘉靖朝開始）賞鑑宋版書風氣興盛，⁶⁹此時直接批讀於宋

69 李開升，〈明中葉宋本鑑藏與刻書新風格〉，收入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研究中心編，《書籍

元版書籍之上的可能性較低，⁷⁰ 故可將上列各書的批讀時間，設置一個大致的下限，即明嘉靖年間（1522-1566）以前。上文考證的明內府批讀本，略知製作時間者，多與明仁宗關係密切。在明人的記述中，明仁宗居東宮時「專意文事」，⁷¹ 「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畜經籍法書甚富云」。⁷² 此番印象之詞，如今可得現存書籍實物印證。

明前期「皇家讀本」的「摘要式批語」，就其教育作用而言，或以為與明代經筵講義近似，其實兩者性質不同。明代經筵講義闡釋詳密，語言多用白話，據明嘉靖朝黃佐（1490-1566）開列的「講讀合用書目」，以四書、五經為先，亦包括諸史、《資治通鑑綱目》及《文華大訓》等書，⁷³ 與本文考證所得各書頗不一致。就其逐段摘要的性質而言，反較近於古代經典之「章句體」及佛典之「科判」。既然諸書並未配合文臣的講解，則應將這批「皇家讀本」的作用，理解為：協助皇族們更快速、有效地吸收，也避免誤讀。

明內府文臣所施句讀、圈發、分段與批語，目的僅在幫助皇族閱讀，快速理解內容，無法與文人學者文學性或學術性的「評點」並觀。明代「皇家讀本」的書籍實踐，應置諸更長的書籍歷史中檢視，這些記號的內在需求與外在形制，均已隱然與胡適（1891-1962）等人提倡的現代分段標點本遙相呼應。⁷⁴

另外，已知的明內府批讀典籍，唯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本《資治通鑑》不僅有「切要難知處」的提點，兼有史事的簡評。同為史籍的《通鑑紀事本末》，卻又有二部僅有「摘要式批語」。針對此一孤例，若要闡發更多意蘊，猶待發現其他非「摘要式」批讀本，俾得共同討論。

清內閣大庫書大部分歸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僅以筆者一人所見，搜查其中的明內府批讀本，必然未備。何況更有流散各地的殘本、殘葉，

之為藝術：中國古代書籍中的藝術元素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23），頁 225-236。

70 陳先行、石菲，《明清稿抄校本鑒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83。

71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頁 393。

72 （明）黃佐，《翰林記》，收入《中華再造善本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初抄本影印），卷 10，〈東宮師友〉，頁 2。

73 （明）黃佐，《翰林記》，卷 9，〈講讀合用書目〉，頁 5。

74 胡適，〈論句讀及文字符號〉，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冊 9，頁 671-690。

尙待追尋。筆者草撰此文，希望得到學界的注意，共同尋覓深藏各館的明內府批讀本。

本文指認明內府批讀／句讀本，不僅使得古籍版本的「批注者」欄位上有更準確的記錄，對於研究書籍流通也有一定的作用。這些批讀痕跡，證實所批書籍曾經明內府收藏，足以作為拼合清內閣大庫流散書籍的重要依據。如本文所討論的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宋臨江軍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等書皆是其例。

總括而言，明內府批讀本值得更深入的研究，橫向可以辨識出更多明內府批讀典籍，拓展明內府收藏與閱讀的圖景；縱向可以深掘單一種類的明內府批讀典籍，還原以明內府為中心的流通過程，細緻呈現書籍與時代的互動。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宋)蘇軾，《蘇文忠公全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四年吉安知府程宗刊本，善本書號：10177。
- (宋)真德秀，《大學衍義》，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本。
- (宋)佚名編，《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刊本影印。
- (元)王構，《脩辭鑑衡》，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據上海圖書館藏元至順四年集慶路儒學刊本影印。
-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善本書號：02838。
- (明)楊士奇，劉泊涵、朱海點校，《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天順五年廬陵楊渠編刊本，善本書號：平圖 013608-013617。
- (明)王翔，《芳洲先生年譜》，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31，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陳以躍刊本影印。
- (明)黃佐，《翰林記》，收入《中華再造善本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初抄本影印。
- (清)王士禛，湛之點校，《香祖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清)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收入繆荃孫，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目錄》，冊 1，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近代論著

- 丁延峰，《海源閣善本敘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 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中國嘉德 '95 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北京：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1995。
- 介志尹，〈歐陽脩文集宋代版本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
- 王天然，〈蜀石經拓本所鈐「東宮書府」印補說〉，《版本目錄學研究》，7 輯，2016 年 12 月，頁 445-450。
- 王嵐，《望江集》，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
-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編，《中國書店 1999 年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北京：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1999。

江西省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委員會編，《江西省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佚名編，《宋元書式》，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民國初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本影印。

李開升，〈明中葉宋本鑑藏與刻書新風格〉，收入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研究中心編，《書籍之為藝術：中國古代書籍中的藝術元素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23，頁 225-236。

汪桂海，〈大本堂考〉，《文獻》，2001 年 2 期，頁 104-113。

林振岳，《內閣大庫藏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胡適，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冊 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倉石武四郎編攝，《舊京書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馬學良，《明代內府刻書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高橋智，杜軼文譯，〈關於《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及其稿本〉，《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15 輯，2013 年 12 月，頁 413-498。

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

陳先行，《古籍善本（修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陳先行、石菲，《明清稿抄校本鑒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

董岑仕，〈周必大編《歐陽文忠公集》宋刻三版考〉，《文獻》，2022 年 6 期，頁 54-84。

劉仁，〈《文淵閣書目》版本系統考論〉，《文獻》，2019 年 4 期，頁 119-133。

盧雪燕，〈朱欄玉楮——故宮典藏非宗教類明代內府寫本書籍〉，《故宮文物月刊》，476 期，2022 年 11 月，頁 100-109。

盧雪燕，〈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清內閣大庫藏書探源〉，《版本目錄學研究》，5 輯，2014 年 6 月，頁 647-734。

森山秀二，〈元刊本『歐陽文忠公集』を巡って〉，《經濟學季報》，51 卷 1 號，2011 年 10 月，頁 113-212。

網路資源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 <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檢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 日。

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檢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輿圖檢索系統 <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檢索日期：2024 年 7 月 25 日。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 <https://www.nl.go.kr/>，檢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 日。

圖版出處

- 圖 1 明內府朱圈印圖例。圖版取自《選詩補註》，明內府朱絲欄寫本，卷 1，頁 1，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清內府朱圈印圖例。圖版取自《大清國史宗室列傳》，清朱絲欄寫原輯本，第 1 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 《歐陽文忠公集》，明永樂間內府朱絲欄精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書衣與題簽圖版取自冊 6；覆黃採自卷 138，頁 14a；書影採自卷 16，頁 1a。
- 圖 4 《歐陽文忠公集》，明永樂間內府朱絲欄精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卷 43，頁 1。
- 圖 5 《歐陽文忠公集》，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古州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版由中國國家圖書館提供，善本書號：19604，卷 43，頁 1。
- 圖 6 《歐陽文忠公集》，宋嘉定間歐陽伋饒州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圖版由國家圖書館提供，善本書號：10102，卷 43，頁 1。
- 圖 7 《歐陽文忠公集》，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古州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 1 頁 1，圖版取自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冊 13，頁 5432；卷 76 頁 1，圖版由中國國家圖書館提供，善本書號：19604。
- 圖 8 《東坡先生奏議》，宋光宗寧宗間黃州刊嘉熙四年寶祐三年遞修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卷 10，頁 1。
- 圖 9 《春秋經傳集解》，宋蜀刊大字本，上海圖書館藏。圖版取自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頁 274。
- 圖 10 《資治通鑑》，元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版取自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冊 5，頁 2211。
- 圖 11 《通鑑紀事本末》，明內府朱絲欄抄本，明永樂間內府抄本第一套版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卷 20，頁 1。
- 圖 12 《歐陽文忠公集》，明永樂間內府朱絲欄精寫本，明永樂間內府抄本第二套版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卷 32，頁 1。
- 圖 13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宋紹定六年臨江軍學刊本，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圖版取自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 <https://www.nl.go.kr/>，檢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 日。

Imperial Textbooks: A Study of Annotated Classics from the Ming Court*

Chieh, Chih-y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a type of text edition known as an “annotated book of the Ming court,” which refers to a classic text from the past to which punctuation, diacritical marks, and other explanatory notes were added by civil officials of the cour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se annotated books at the Ming court were provided for the education of imperial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o serve as “imperial textbooks.” Amo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rare books in the former Qing dynasty collection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 are often texts with round punctuation marks stamped in red and explanatory notes written in ink in the upper margins, the origin for which scholars in the past had yet to provide an accurate explanation. The present study takes *Collected Works of Master Ouyang Wenzhong* (*Ouyang Wenzhonggong ji*)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kind of text. This edition of collected writings by Ouyang Xiu, with its explanatory mark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ollection provenance, testifies to the fact that the existing fourteen Song dynasty imprints and one Ming dynasty court manuscript of this book were all once annotated versions belonging to the Ming dynasty court.

Four key elements for appraisal can be generalized from this study--that explanations were made in the form of an abstract, round imprints in red provided punctuation, there was a systematic format as well as scale and that they came from the former collection of the Qing court, and they offer strong evidence for being originally in the Grand Secretariat of the Qing.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surviving 16 annotated classics in 27 copies from the Ming court shows that most are Song and Yuan editions along with Ming court manuscripts of texts from previous periods. Finally,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feasi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appraisal methods with an explan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to the book history of these “imperial textbooks.”

Keywords: Ming court, Grand Secretariat of the Qing, book history, Song and Yuan dynasty woodblock editions, *Collected Works of Master Ouyang Wenzong*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 Received: December 3, 2023; Accepted: June 28, 2024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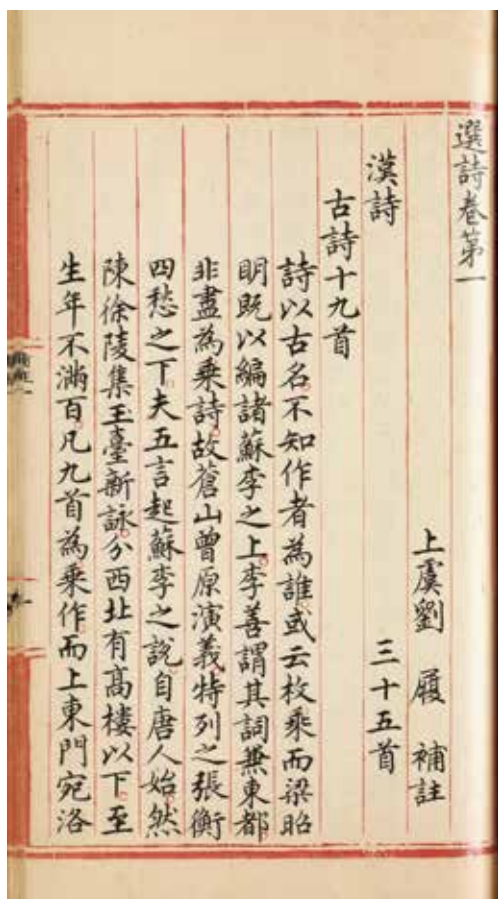


圖1 明內府朱圈印圖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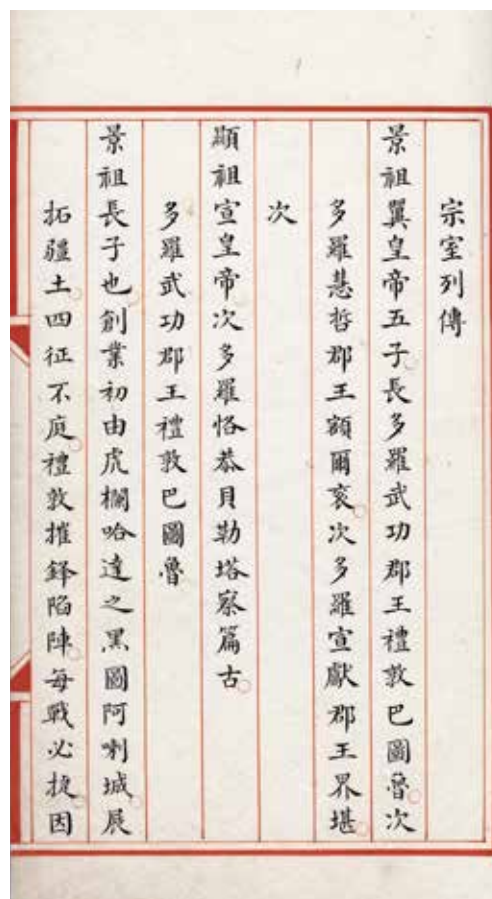


圖2 清內府朱圈印圖例



書衣與題簽

覆黃

書影

圖3 《歐陽文忠公集》 明永樂間內府朱絲欄精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歐陽文忠公集》 明永樂間內府朱絲欄精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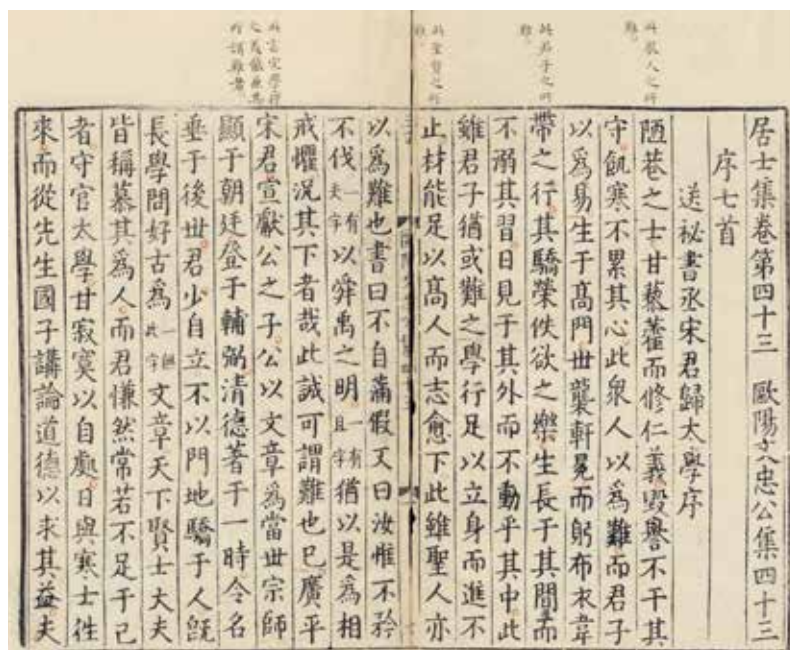


圖5 《歐陽文忠公集》 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刊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6 《歐陽文忠公集》 宋嘉定間歐陽伋饒州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



圖 7 《歐陽文忠公集》 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吉州刊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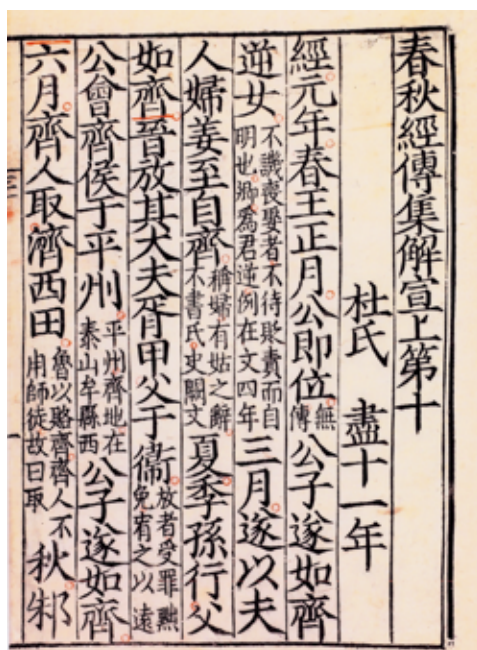


圖 9 《春秋經傳集解》 宋蜀刊大字本 明內府句讀本 上海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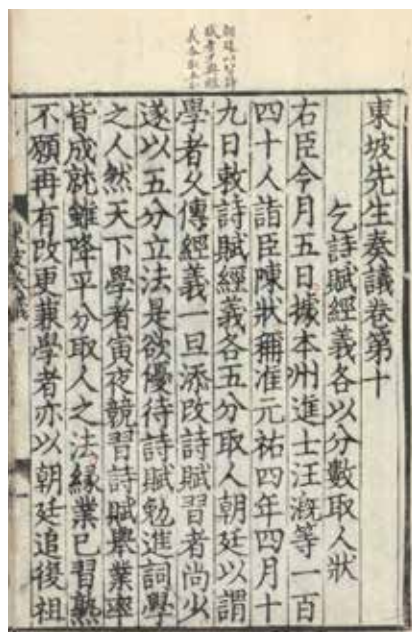


圖 8 《東坡先生奏議》 宋光宗寧宗間黃州刊嘉熙四年寶祐三年遞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天頭批「朝廷以習詩賦者少，與經義各取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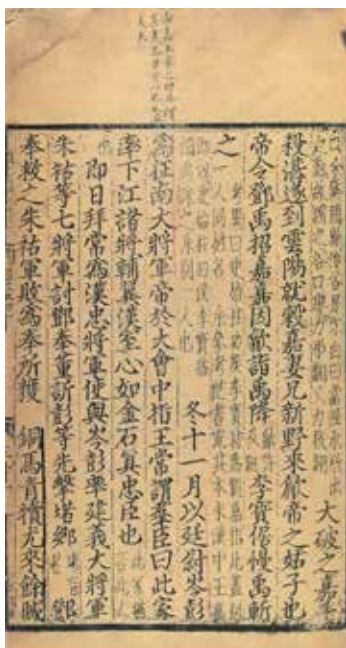


圖 10 《資治通鑑》 元刊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 11 《通鑑紀事本末》 明內府朱
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永樂間內府抄本第一套版框



圖 12 《歐陽文忠公集》 明永樂間內府朱絲欄精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永樂間內府抄本第二套版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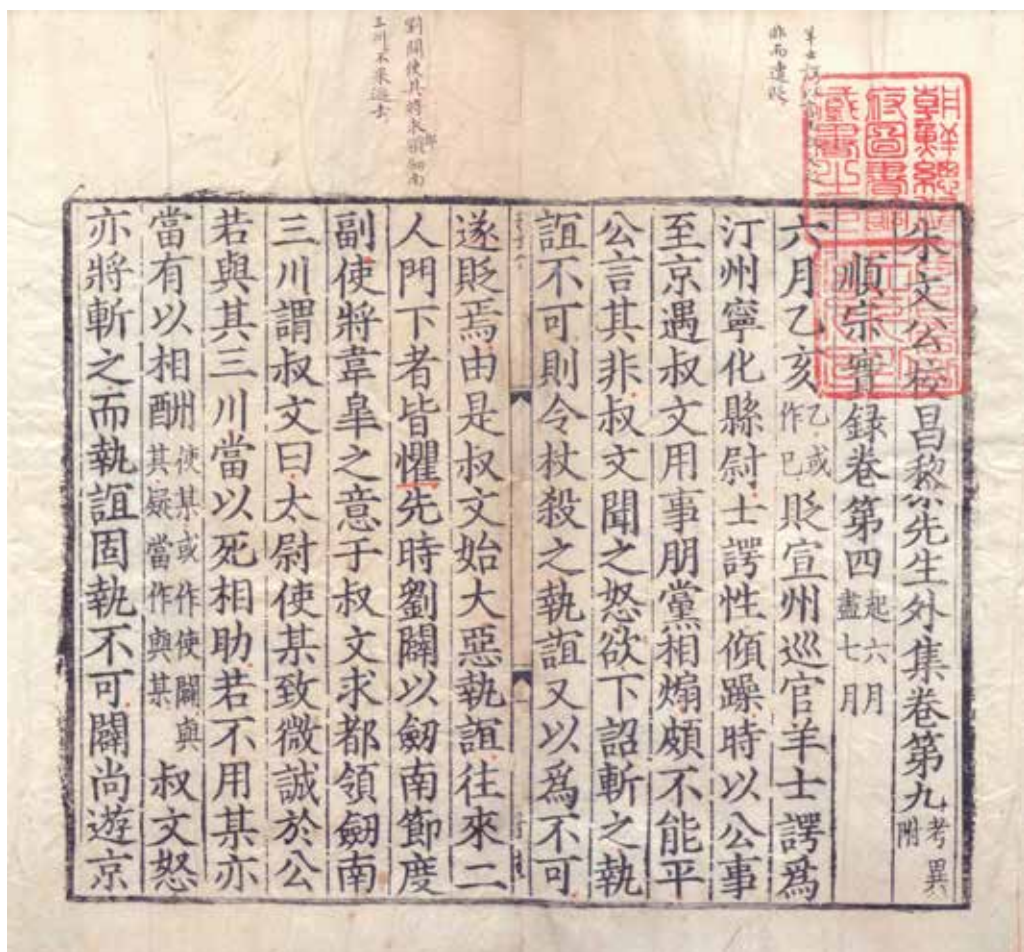


圖 13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 宋紹定六年臨江軍學刊本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